

「德」關恩謙 著

浪

迹 天 涯

—— 一個追求自由者的自述



NLIC2970842238



浪

迹天涯

【德】關恩謙 著

——一個追求自由者的自述



NLIC2970842238



書名題字 關愚謙

責任編輯 楊 帆

裝幀設計 李 達

書 名 浪迹天涯——一個追求自由者的自述

著 者 [德] 關愚謙
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20樓

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

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

版 次 2012年7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 格 16開（170mm×230mm）512面
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3225-5

© 2012 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謹以此書獻給我深愛的也深愛我的母親

因着你無邊的善良

我將會在天堂裡最美麗的地方找到你

然後，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

永不離去

我已經老了；我還年輕。

我這個東方的老人，在古老的歐洲，整整度過四十年的歲月；我這個中國的孩子，站在遙遠的歐羅巴，回望祖國，我生命的發源地。經歷了奇異大災大難九死一生的我，依然執著地熱愛生命。

鮮花、陽光、友誼和愛情永遠讓我心動。

阿爾斯特湖為我作證。



目錄

序 001

序曲 阿爾斯特湖畔的回憶 004

第一章 逃離祖國 016

一本藍色日本護照 /018

生離死別 /027

僥倖過海關 /032

我真的自由了 /036

第二章 我的童年 040

關氏家族與我的家庭 /042

多餘的孩子 /049

永難忘記的一記耳光 /054

在炮火中成長 /056

陳先生的藏頭聯 /061

租界裡的窮日子 /064

樂家老藥舖的樂姨父 /068

洋教育和中國功夫 /072

我們不再做亡國奴了 /083

第三章 青澀少年時光 088

國民黨接收大上海 /090

和洋小子叫板 /094

初墜情網 /098

美國來的畢牧師 /104

水深火熱的上海 /109

露西的改變 /111

留學美國夢 /123

第四章 上海解放 126

上海是我們中國人的上海 /128

父親終於回來了 /133

想不到她竟然是地下黨員 /138

母親的信 /147

第五章 我的大學 160

初到北平的日子 /162

思想改造 /168

抗美援朝的波瀾 /176

開始刻苦學習 /186

和露西回上海過春節 /188

我被俄羅斯文學俘虜了 /198

樂姨父的小提琴和露西的淚水 /201

初識美珍 /205

誰主宰我的命運 /208

第六章 踏入社會 212

蘇聯專家的翻譯 /214

春風得意樂陶陶 /217

翻譯趣事 / 219
與美珍開始交往 / 224
謝爾蓋·米哈伊洛維奇·劉明 / 228
「你不是我的孩子」 / 230
美珍的台灣履歷 / 233
黨支部什麼都管 / 236
不開心的新婚時光 / 242

第七章 我遇上了大風浪 248

反右運動 / 250
第一次被整 / 256
差點兒成為極右分子 / 263
「流放」青海 / 269

第八章 「流放」塞外——青海歲月 274

「我會照相」 / 276
假勞模與放「衛星」 / 282
再次被整 / 293
相聚匆忙別離長 / 297
唐師傅的救命之恩 / 307
萬里他鄉遇故知 / 315
冒死一聽聖誕樂 / 322
重返天堂西寧 / 328
草原夜間走孤騎 / 331
難忘美麗的安卓瑪吉 / 342
青海湖畔漁獵忙 / 351

第九章 雲端谷底 360

青雲直上的日子 / 362

難以恢復的家庭生活 /368

「文革」風暴來臨了 /371

造反團 /380

移情別戀惹大禍 /385

我想到了死 /390

第十章 入埃及記 394

捷克商人 /396

異鄉異客 /399

落到開羅警察局之手 /405

入人間地獄 /408

「聯合國監獄」 /412

結識新朋友 /417

監獄裡的「貴賓」 /422

囚牢裡的生活 /429

絕不去美國 /438

「您引起了一場國際事件」 /448

我終於病倒了 /451

穆斯塔法教長 /455

宣佈絕食 /462

飛往歐洲大地 /468

迴響 人生的喜劇和悲劇 490

後記 496

序

1980年我第一次出國，在漢堡認識了關愚謙先生。第一次見面他就情緒激動地向我敘述了他的經歷、他的痛苦、他的麻煩和他仍然熱愛祖國、一心向國的心情。我聽完不由得也激動起來，但又覺得離奇，難以思議的是世上的事竟是這樣的不合規矩，這樣的自相矛盾，這樣地試煉着每一個接觸了它的人。

中國人活得真不容易。一二百年來，中國封建社會解體，然後就是仁人志士的獻身、血流成河的革命和戰爭、外敵侵略、舊中國的土崩瓦解、新中國的莊嚴成立，然後又是動蕩、考驗、爭論、混亂和急躁，大轟大嗡，天翻地覆慨而慷，一句高論接着一場大鬧，一次勝利接着一次挫折，一次希望接着一次失望，一個思想接着一個試驗，一點前進接着一個陷阱，鮮花和掌聲之間不知道是自何而來的欲哭無淚，直到近二十年，動蕩的中國才初步穩定下來，發展起來，務實起來，日子也正常起來；當然仍很艱難，面對種種的挑戰和壓力，面對種種的歪曲和詐騙，勉為其難地支撐着、奮鬥着、進展着、改善着和仍然勝利着。

於是，每一個中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書、一部歷史、一樁奇迹。而那些神經衰弱的人、頭腦簡單的人、過分天真的人、過分拔尖拔份的人、過分自我即過分自信的人……往往無法承受歷史的拷問與歷史的戲弄、變遷的激動與變遷的迷茫、前進的艱苦與前進的代價，他們往往不幸地成為歷史巨輪碾壓下的犧牲者，他們短暫的一生成為了可怕的悲劇；這裡還不說那些刻意要與中國的變化、中國的轉折背道而馳的，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卻走向其反面的代表人物。

關愚謙得天獨厚地成為新中國的寵兒。這位寵兒積極熱情、精力充沛、真摯坦誠；同時，他又是敏感任性、急躁自負、血氣方剛的「問題人物」。這種

性格碰到了「文革」那樣荒唐的事，他無法理解也無法從容應對，他選擇了荒唐冒險的亡命之旅，他幾乎從此毀滅，他有十幾種可能和幾十個機會或被處決，或自殺，或墮落，或被利用，至少他的經歷足以使多數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，變成神經病。

然而，歷史最終護祐了他，他的愛國之心護祐了他，他的底線保護了他，各國各地正直的人們、特別是他的妻子保護了他，他的咬牙堅持與奮鬥成全了他。他回顧過往的時候，仍然會臉紅心跳，惘然長嘆，但最後，他還可以在臉上顯出一個清明的笑容。

他把這一切都老老實實地同時又是生動細膩地寫將出來了。他寫的與其說是一部紀實小說，不如說是一部懺悔錄加血淚史，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最真情最動人的東西。

這部書稿讀到最後，讀到如下的文字的時候，我流淚了，讀一次流一次淚，難以自己。他寫道：

年逾古稀之際，我不必追悔以往所做的一切。但是，有一點我深深體會到，受過亡國之苦的我們這一代人，對故鄉和祖國的觀念，比現在的年輕人強烈得多。她常常和人們形容的母親形象聯繫在一起，飽受苦難而善良寬容。祖國就是我的母親。祖國再受盡磨難，祖國再窮困，祖國再使我受委屈，我對祖國仍然充滿了真摯深沉的愛……現在總有一天會成為過去，但祖國的大好河山仍然留在人間。

這是關愚謙用生命寫下的話，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用生命寫下的話；能寫出這樣的話的人，已死者有權利復活，做錯者有權利重做，已苦不堪言者有權利得到永遠的自信與歡樂。

是為序。

王蒙



序曲

阿爾斯特湖畔的回憶

歐洲，德國漢堡。

漢堡的美，多半應歸功於阿爾斯特湖的裝點。此湖的面積和北京的北海不相上下。它被肯尼迪橋分隔為內湖和外湖，內湖兩岸是高級商店旅館區，外湖左岸則是外國總領館區。我家就在英國總領事館和漢堡高等音樂學府的後面，從家走到湖邊，只需要兩分鐘。

阿爾斯特湖，是我的生命之湖、靈感之湖。她是我後半生心靈相應的朋友，我向她傾吐得最多，她也瞭解我最深。我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抖落給了她，她始終耐心地聽着。我從湖面的波紋能夠感受到她的歡笑和歎息。她就像一位忠貞的戀人一般，陪伴了我整整四十個年頭。

這四十年來，在湖邊，我不知留下了多少個腳印，也不知她傾聽了我多少的喜怒哀樂。四十年前，我曾在風雨大作的日子裡，隻身奔向湖邊，對着洶湧澎湃的波浪大聲質問蒼天：為什麼對我那麼殘忍？為什麼不能讓我和家人見上一面？我也曾在她的身邊，虔誠地感謝上蒼給我的生命帶來了新的春天。我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久久地站在湖邊，倚着欄杆，憶念着自己的慈母，任洶湧的淚水匯入到靜靜的湖水之中。我也曾在離開故里數十年後，和兒孫在湖邊幸福地玩耍，盡享天倫之樂。到了晚年，最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我幾乎每天和妻子珮春，不論寒冬炎夏，到這裡來散步。這裡的風景一年四季絢麗多姿，變幻無窮。我幾乎可以默寫出整個公園的佈局和樹木花草的形狀。我的碩士、博士論文的片段，我的許多文章，包括這本《浪迹天涯》，也都是在這裡醞釀出來的。

2011年2月18日，是個特殊的日子，是我八十歲的生日。我否定了兒子提出的為我在國內慶祝壽誕的設想，也婉拒了漢堡大學的同仁為我在漢堡舉行生日晚會的建議，因為，我不願讓這種慶宴把我催老，我還有好多事要幹呢！

漢堡的阿爾斯特湖一如既往的美麗，湖水溫柔地拍打着堤岸，也拍打着我的心。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我已經進入生命歷程中最後的一個階段。

我這一輩子，幾乎都是和學校打交道。在國內，從小學念到大學，一直和書本為伍，離開學校到機關工作，仍是住在大學宿舍裡，白天是政府公務員，下班後又還我書生本色，一直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。離開中國到德國來，我又是一頭扎在大學裡，在漢堡大學讀碩士，拿博士，教課，寫書，四十年如一日。現在退休了，承蒙大學看得起，還一直保留着我的名字。老實說，我也一直把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當作我的一個家。那是個大家庭，我教出的近一千個金髮碧眼的學生，都曾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。如今，在這個系裡擔任主任教授的教師都是我過去的學生。

某次，一批來德國實習的中國年輕記者團來我家做客，其中一位問我：「關先生，你教出來的學生現在都做些什麼工作？」我聽了先是一愣，然後兩眼看着天花板回憶了一下，竟然發現，我學生中有當電視台、報社主編的，有做外交官的，有當大公司和銀行總裁的。在德國的著名大學如漢堡大學、慕尼黑大學、特里爾大學、明斯特大學、不萊梅大學當首席教授的都是我的學生。這令我心裡永遠是樂滋滋的。我也常以「桃李滿天下」自慰，因為無論走到哪兒，都能找到我學生的足跡。

此外，我在遠離祖國萬里之外，還有一個小家，即位於阿爾斯特湖畔的我和妻子珮春的兩口之家。這個遠離故鄉土地的公寓，是我在這個地球上賴以生存的堅實坐標點。過去多年來，在我內心深處，永遠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浪子情結，永遠有一種有家難歸的夢魘壓抑。而這個位於異國他鄉的家，時時給我以安慰，是我心靈的庇護所。在這裡，我們兩人搭了一座無形的橋——中德文化友誼之橋、中西文化交流之橋。除在大學裡教書外，我們還寫了二十幾本向西

方人介紹中國，向祖國同胞介紹西方文化、歷史和風土人情的書，我為報紙雜誌寫了幾十萬字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評論和雜文，聊以自慰。

我家雖小，卻廣交四方友朋。四十多年來，已難以統計曾有多少同胞在我們這裡落腳，有的素昧平生，但只要是友人介紹來的，一律「賓至如歸」；我們也不知請過幾百上千的中外同事、朋友、學生來家做客，曾經有幾年，我家成為德國和中國學生聚會的默認場所，有時一來就三四十人，最多一次是八十來人。大部分是我的學生和中國留學生，有的在我家認識後竟結婚成對。

畫家黃永玉來到我家，看到我家隨處可見的中國「痕迹」，感慨地說，天涯何處無芳草啊！自此以後，我們就開始稱這個家為「芳草廬」。我還親自寫了一個「芳草廬」的匾，懸掛在我書房門的上端。

總之，我沒有虛擲生命。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問自己：為什麼我在自己的祖國時不能做這些事，反而在異國他鄉成為可能。一想到這些，我的內心深處就有一種說不出的隱痛。如果我教出的學生都是黑頭髮黑眼睛的中國人，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會更大。骨子裡，我還是一個中國人，一本德國護照改變不了我的膚色。小時候銘記的那些古訓，是洋墨水永遠無法浸泡掉的。「治國平天下」早已不再去想，但「修身齊家」，仍是書生的本分呀！

斗轉星移，「四人幫」倒台，我又可以回祖國了。在那裡，在上海，我們又建立了一個新天地。老同學、新朋友又成為我們上海家中的座上客。只要我們人在上海，我們的家又成為歐洲朋友到中國來訪問旅行的接待站。讓他們看看中國這三十年來的奇迹般的變化和發展，也是我內心的驕傲——我們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是不可戰勝的。

孔夫子說過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我懷疑此話的正確性，或者說，這只能是兩千年前的聖賢之言，因為，這規律已被後人打破了。我是凡人，雖「有志於學」早於夫子，但四十尚且迷惑，五十不知天命，六十倒是耳順，但只是說明我身體好。古話說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而我現在已是八十歲的人了，

看來「從心所欲」的境界還有些道理。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，我活得比兩千年前的孔夫子要長，我至今沒有「老之將至」的感覺。相反，我總是有一種強烈的生命渴望。我仍然像年輕時候一樣，熱愛多彩的生活，熱愛我的家人和祖國。有時在深夜，我會一個人走到美麗的阿爾斯特湖邊，對着寧靜的湖水大聲呼喊。不是那種陷入絕境求救的呼喊，而是覺得渾身精力使不完的頑童式的發洩。金庸先生在《射雕英雄傳》裡刻畫了一位淘氣的「老頑童」，我好像那個老頑童。我也會張開兩臂伸向天空，這不是祈求上帝保佑我度過難境，而是我想擁抱天地，我覺得我現在的確「從心所欲」。我目前無憂無慮，今天到東，明天到西，除老婆「管」我以外，無憂無慮。生活在這個世界多麼美好。這個「美好」的含義，並不是單純的消費、享受和慾望的滿足，而是多種色彩生命軌迹的繁複組合。我始終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。

我活得相當硬朗，我不服老，我覺得自己還年輕。我的父親整整活了一百歲，我相信我也能。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吧，我還沒被批准回祖國時，素不相識又精通《易經》的南京大學教授張家懋老先生來漢堡，因緣際會，到我的「芳草廬」做客。他一進門就兩眼直盯住我：

「關先生，您命相不凡。在下妄論一二您的過去如何？」

只有在埃及開羅監獄裡的時候，一個吉普賽人給我算過命，說我將來一定會娶一個西洋公主或是大官的女兒，那是為了騙我的香煙。小時候，母親指着上海街頭擺攤看相的算命先生告訴我，他們都是騙錢的，因而我從小就不信這一套。我對《易經》無甚研究，要論學派，當屬《易經》學裡的「道德易理」派。《易經》讓我最受用的，是「君子自強不息」、「朝乾夕惕」的人生哲理。災異讖緯，非吾所敢言也。

然而，張教授是曾在德國拿過博士學位的學者，精通陰陽五行，是易學大師，本與我素昧平生，此時主動給我說命，我只得洗耳恭聽。

「令尊乃亢龍也，經年遊身於外。令堂含辛茹苦，哺育子女。您的前半生，生活相當艱苦曲折，但您自信倔強達觀，都把它們一一化解了。您三十七八歲